

远行者丛书

# 枕上听雨

惠慧 著

津山寶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 雨 上 听 枕

惠 慧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3)第05173号  
I. ① 惠...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2RN.Y.—2003—3194—5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 名 枕上听雨  
作 者 惠 慧  
中 国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书 名 枕上听雨  
作 者 惠 慧  
中 国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书 名 枕上听雨  
作 者 惠 慧  
中 国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印 数 1—8000册  
印 张 18.75  
页 数 1页  
定 价 200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2RN.Y.—2003—3194—5  
1488

中 国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北京文学出版社

书 名 枕上听雨  
作 者 惠 慧  
中 国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枕上听雨/惠慧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ISBN 7-5059-3464-3

I. 枕… II. 惠…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175 号

书 名	枕上听雨
作 者	惠 慧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詹之燕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济南植物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千 字	35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印 张	12.75
插 页	1 页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ABN—5059—3464—3/I·2641
定 价	23.3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作者简介

惠慧，女，本名惠百田，陕西西安人。197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安联大中文系副教授。1992年出版长篇小说《走出栅栏》，1993年出版《西安概略》(合著)；1994年发表长篇小说《明天的太阳》；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夜色阑珊》；1996年出版大专教材《公关原理与实务》；近年有多篇散文发表，另有长篇小说《落雨缤纷》将在近期出版。

1997年8月为中国现代文字馆巨型艺术花瓶签名题字，(中国作协征集)。1998年十月被选编入《世界文字艺术界名人录》。

## 《枕上听雨》内容提要

“这是一种爱过之后又复生的情感；这是一种感受过又萌生的爱。”

这是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现在省城某杂志社任编辑的李欣写在日记本上的一句话。

性格恬静的李欣不仅漂亮迷人，气质极好，而且才华横溢，谈吐不俗，在和大学同学徐达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之后又认识了中外合资公司的汪靖，两人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

然而在此之前，汪靖曾与李欣的好朋友方一同居在一起。

为了爱情，李欣毅然离开了徐达，搬去和汪靖住在市郊的一座房子里，而方一则找到他们的住处闹得天翻地覆……

此后不久，方一使用种种手段频频和汪靖幽会；在痛不欲生的日子里，李欣却惊异地发现自己怀了孕……

淳朴敦厚的徐达经历一系列痛苦之后却仍然痴爱着李欣，但李欣说不能嫁给他，原因很简单，她不爱徐达。

方一终于如愿以偿，和汪靖飞去美国定居，徐达迫于形势也和另一女孩结婚。当这一切过去之后，李欣逐渐冷静下来。一个偶然的机，她欣然地找到了自己较为满意的归宿。



# “乱红飞过秋千去”

## ——序惠慧长篇《枕上听雨》

王 愚

惠慧的新作《枕上听雨》，是她的第三本书。一个职业女性，年龄已到中年，事业、工作、家庭诸事纷杂，颇不轻松，却一本又一本出书，篇幅不短，层次不低，就凭这一份辛劳，也实在是来之不易。

惠慧愿意让我看一看《枕上听雨》，并希望我能写点短文，对这部新作做点评估，为她的今后做些评价。尽管我在文艺岗位上，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对文学的阅读是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毕竟年人老境，身体、思维大不如前，但惠慧的盛情，仍使人感动，更重要的是她仍然对文学如此执著，就凭这一份热情，也实在是初衷不变。

惠慧的第二本小说《夜色阑珊》，忠实同志题名，平凹同志写序，后来又有刘建军教授的评论，足见是已有定论的作品。这第三本小说《枕上听雨》，既然让我阅读，就不能不认真对待。

初看，《枕上听雨》不过是作者前几篇（几部）小说的延伸。说轻一点，有些驾轻就熟，写女性，写女性的“演练”（建军教授的评论中说的，很能传神），写女性的困窘，然而也写女性的扰攘和倔强，更多则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莫名烦恼；说重一点，象炼狱般的煎熬（自然男人、女人都是一样，毕竟经历过一段“情乎情，至乎礼义”的阶段，也许女性更为脆弱）到底是为何来？社会扰攘，人心浮躁，够使人困扰了，却还那样执著，那样爱恋，那样或多或少的痴情不改，辗转不已，与日用寻常又有什么相干？

但是，人世的风云际会，内心的波澜起伏，却又不是黑白分明的那样一清二楚，可以简单的截然分开，且不说犬牙交错似的社会生活，就拿爱情的纠葛，又有多少恩恩爱爱，抱恨绵绵的情丝能明

明白白的分辨？因此，古今中外的作品写情爱，浩若烟海，中国的《红楼梦》的情痴恨海，外国的《包法利夫人》情爱的难解难分，至今还令人难忘。近年来，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描写情爱的作品也不断丰富起来，尽管泥沙俱下，也常引起一些非议，总的趋势，写情爱是人生难以避免的，或者说是不可缺少的。惠慧的几部小说中，用较多的篇幅写情爱，而又把情爱同人生的命运颠簸，世事沧桑，心灵曲折，容纳其中，本身就是辛苦的艰难历程，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写出既不是随波逐流的媚俗，也不是简单训诫的教诲，为读者折服，有所启迪，实在是需要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也因此，我以为作者和作品的意义正在这里。

比起《夜色阑珊》的“演练”，《枕上听雨》的步子有了较大的起伏，但也分明更增添了许多沉重。这沉重也许因为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体验，有了更多的成熟，但更深一点的，恐怕还是对灵魂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以女主人公李欣与三位男士的纠葛，却远远不是女爱男欢的际遇，而是为了追求完美，追求善良，追求目标的探寻。当然，这种探寻，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探寻，限于社会的复杂，人世的扰攘，不免有困惑，有彷徨，甚至有怅惘，也就会造成难以选择的悲哀。要知道，人生在世最痛苦的，莫过于打破樊篱，又不知道怎样去求救，打破禁锢，又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目标。尽管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这种探索毕竟是和社会，和人生融为一体的，那么，沉重就是必然的了。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思索，恐怕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也就无从说起，至少文学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也正是从《枕上听雨》中看到，惠慧一而再，再而三对男男女女，特别是一些知识女女性的心态反复探寻，其实是对人生的追求，对人生的目标推敲思索，这就不同于随波逐流的沉伏，不同于朝朝暮暮的愉悦，而是面对当前现实生活的思索，作者实在严肃的体验，读者也就会有所选择，有所启迪。如果有点苛求的话，那就是作者经营的构架还嫌狭窄一点，重复的思致还嫌欠精一点，但这毕

竟是一位局外人的指摘，无关乎作者已经达到的成就，也许她已经在构思格局更大，思致更深的第四本作品。但愿我的一些想法不会造成作者的束缚，恰如同冯延己的《鹊踏枝》中的名句：“乱红飞过秋千去”，才会有一番新的气象。

，送雨 △

1999年4月6日 在病中

里闹腾腾受欢喜更，岩崩里并翻闹受欢喜人文味人民：1  
。出风至甚，留神  
。命坐个整双心的人文味人民容母可围除却，由跟天县团是  
卷书——  
。又合的受欢喜来籍奉长散，受：1  
。翻书闹受欢喜硬苦甘酸长散，受  
卷书——  
。前份闹长自对早里受欢喜县总，人文：1  
。量比醉一好早里受欢喜县总，人民  
闹笑真景显受喜，人民干伙，美赞的闹喜县受路，人文干伙  
。闹幸  
卷书——



△. 语丝：

I：男人和女人喜欢在爱的情节里徜徉，更喜欢在爱的氛围里停留，甚至居住。

氛围是无形的，但氛围可包容男人和女人的心及整个生命。

——作者

II：爱，通过奉献表达爱的含义。

爱，通过牺牲证明着爱的价值。

——作者

III：女人，总是在爱里寻找自身的价值。

男人，总是在爱里寻找一种力量。

对于女人，被爱是最高的赞美；对于男人，被爱是最真实的幸福。

——作者

## 引 子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思想家，著名的“忧郁王子”阿里斯托芬曾经说：

“人本来是一种圆球状的物体，四只手，四条腿，一颗头颅上生着相反的两只脸。这怪物把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们吓坏了。天神宙斯不由分说地就像用一根头发丝剖开鸡蛋那样把人一分为二。剖开的这两半都痛苦极了，每一半都急切地扑向另一半，拼命缠在一起，希望重新合为一体。由此便产生了尘世男女之间那不可遏制的情爱。”

不管远古的智者借用这个神话想说明什么哲理，在人类生活中，情爱确实像一道无形的强大电流，一旦在阴阳两极间接通，便会闪出耀眼而灼烫的弧光，把两个半球重新连接在一起。

然而，大约他们毕竟是已经被天然地剖开过的两个极端，连接了又不免常常要裂开。

人类的两极就在这情爱的相吸和相斥之间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悲悲喜喜，从中既升华出创造的伟力，也释放出罪恶的能量。

事实上，无论有多少危言耸听的警告，都抵挡不住情爱对人类的诱惑，而且同样抵挡不了的还有诸多的幻想，情爱常常被人们涂上斑斓的色彩。

# 1

“以感情为经，以空间为纬，爱，编织成一种美丽的相思之网，或演绎出一段终生难忘的故事。”

这是李欣刚刚写在装帧精美的日记本上的一句话。

李欣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有时候一则日记可以一口气写五六张，有时候只写几句话。

这时，李欣左手支着头，右手拿着笔，凝思了一小会儿，又接着刚才的那句话写道：“在春天里，数着一片片花瓣落地的分分秒秒是美丽的。”

“落花可以化为红泥，红泥又可以生长新的花树，花雨播撒的不是颓丧，而是孕育着希望……这中间又有多少期盼，多少憧憬，多少渴求，多少泣泪的甜蜜和颤心的微笑。”

“这一切都是美丽的。”

“这是一种爱过又复生的情感。”

“这是一种感受过又萌生的爱。”

……

李欣继续写着。

# 2

两年前，李欣从省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弄潮儿》编辑部。

她，年轻貌美，窈窕迷人。

今天下午，李欣打扮得特别漂亮。

她去发廊做过发型后回到宿舍，她又十分精心地修饰了面部。她从架子床上铺的两只大红色皮箱里翻出了所有这个季节能穿的衣

服，一件一件拿出来试，足足选择了有一个小时，才决定穿这套淡绿色的衣裤。

放好了被自己翻得乱七八糟的两只皮箱，李欣又想应该再找一条纱巾，于是，她又重新打开皮箱翻了起来。

一条。

二条。

三条。……

粉的、绿的、黄的、白的。

好，就这条白的。

李欣将这条白色的纱巾松松落落地围在脖子上，对着挂在旁边的一面大镜子看了看，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 3

从生存的根本意义思考人生，女人最深层的痛苦就是失去自己，并有所觉悟。

女人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常常误入爱的陷阱，并以为爱是归宿，就在爱的圈子里折腾自己。

李欣和汪靖相识是在她和徐达类似订婚的宴席上。

后来，汪靖才告诉李欣，说她那天晚上整个儿是漫不经心或心不在焉或精神恍惚的。

李欣说汪靖的感觉很准确。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有机会插了一脚，做了地道的‘第三者’。”

汪靖坦白地说。

李欣十分开心汪靖这么说。

虽然，在那一瞬间，她想起了徐达，心里隐隐约约觉得对徐达有点不公平，但是，当汪靖说了那句话后，她确实是笑了。

而且，笑得十分开心。

李欣想起，那天晚上，坐在徐达的母亲和徐达中间，对着满满一桌的美味佳肴和亲朋好友，她却觉得莫名其妙，她不清楚何以到了这种地步。

徐达父亲母亲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才赶到儿子所在的城市。

他们此行是专程来看儿子的对象——她就是李欣。

两位终生循规蹈矩的老人经过六六三十六天的察颜观色，旁敲侧击并确切知道李欣和他们的儿子已经同居，心想李欣绝对不会从儿子身边再飞走之后，这天吃过了晚饭，徐达的父亲才郑重其事地对老伴说：“

“把东西拿出来吧。”

听到徐达的父亲这么说，早已高兴的合不扰嘴的徐达的母亲立刻从贴身的衣服里取出一个大布包。

直到这时，李欣才明白为什么徐达的母亲这把年纪了她那个地方还老是怪怪地鼓鼓着。

徐达的母亲把布包放在饭桌上，慢慢地一层层打开来，布包最里边竟是一摞伍拾元一张的钞票。

徐达的父亲这时神情庄重地咳了一声，看看李欣，又看看儿子说：“

这两千块钱是……”

李欣一听不妙，马上拎了几个空汽水瓶子走出门去。

等她回来的时候，布包已经被重新包好如初，放在徐达的面前。

接着，徐达对李欣说：“

“爸妈说他们后天走”。

这时，李欣就听到自己在心里很不孝敬地说了一句：

“阿弥陀佛。”

然后就和徐达商量第二天晚上找一个象样的饭馆为二位老人



钱行。

徐达的父亲母亲马上摆着手说：

“不用你们破费，就在家弄点饭就行了。”

李欣说：

“不行。明天下午编辑部开会，没时间弄饭，再说我和徐达也经常在外边吃的，谈不上破费不破费。”

李欣说完，看到徐达的父亲母亲同时呆怔地看着儿子。

不等徐达搭话，李欣已从衣袋里取出几张票子塞在徐达手中，洒脱地朝徐达的父亲母亲摆摆手说：

“明天晚上六点见。”

说完，转身翩然离去。

#### 4

引发女人怒火的往往不是一个长于自己的长处或优越于自己的境遇，而是那个女人渲染自己长处和境遇时的优越感。

女人如果在另一个女人面前流露出优越感，那她无意间就刺伤了这女人。

女人怕看见别人的优越感，可又喜欢展露自己的优越感，因此，优越感就成了女人之战的策源地。

第二天下午，编辑部在开会。

李欣和她的同仁们正在或激昂或愤懑或悲哀或冷漠或嘲讽地讨论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把文学艺术挤向了“逼良为娼”的道路，而他们这个既想立贞节牌坊又不得不当婊子的杂志社究竟该怎么办时，有人来喊李欣听电话。

电话是方一打来的。

她告诉李欣晚上的钱行放在玫瑰酒家，一切由她来安排。

她原来也是一家小报的编辑，还写过一些小随笔小散文之类

的文章，由于无法忍受文学界的清贫，并声称就是和那些大作家睡觉也赚不到一瓶上等香水钱而决然投身到一家合资大公司并作了公关部主任，因而成为令文学界和商界共同瞩目的交际之星，颇有影响，很是灿烂。

凭心而论，方一这人还不错。

尤其是对李欣，方一十分义气。

李欣常想：这或许是方一以前比较崇拜她发表过的那些作品，或许是因为她编发过方一的——那多半是被她改得面目全非的“作品”。

方一一直视李欣为好朋友，甚至有一段时间还从家里搬出来，陪李欣在单身宿舍住了长达十个月之久。

这里边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方一是李欣和徐达的介绍人。

也许是方一现在的身份或以为自己是个有功的大媒，在李欣面前才自命不凡。

所以，给徐达父母亲的饯行由方一来安排通知李欣，李欣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实际上，李欣这次几乎成为事实的婚姻，多半也就是方一这么代为安排的。

给徐达的父亲母亲饯行的那天晚上，除了二位老人之外，还有几位文学界的老前辈、李欣与徐达的同学和朋友。

大家每人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好象坐在这儿过年似的。

十几个人围坐在酒楼的雅座间里，豪华而又气派，每个人看上去都十分的惬意。

这时候，无论谁从旁边走过，都会一眼看到，朦胧而柔和的彩灯把徐达的父亲母亲变成了一对滑稽的老木偶。

六点一刻，打扮得比酒店前大厅里那只金凤凰还要光彩照人的方一挽了一个穿着一身牛仔装的高个子青年姗姗来迟。

对于方一的这一举动，李欣并不见怪。只是对方一在今天这个

场合也要追求众星捧月的效果，李欣心里不以为然。

这时，方一径直走到李欣面前，端庄地微微笑了笑，然后极为优雅地吻了吻李欣的面颊，表示恭贺。

吻过李欣之后刚站直身子，方一又附在李欣的耳朵边说了句什么，李欣没有听清也没兴趣再问，只是木木地点了点头，而方一的脸上却是一片灿烂的霓虹，让周围的人好一阵神秘的琢磨。

紧接着，方一把带来的那个青年拥到前面来。她朗声对大家介绍道：

“这位是汪靖，我叫他阿靖，是站立的立这边一个青色的青。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现在是我们公司开发部主任，明年初很有希望被提拔为副经理哪！”

方一话音刚落，大家便都喝彩。有人提出为了他们的迟到该怎么罚他们的酒。

李欣站在一旁独自发怔。她隐隐约约觉得哪儿好象有点不对劲儿。

后来，李欣突然想到这好象是个大阴谋，对，是个大阴谋。

因为李欣清楚地听到有人说到了订婚。而她却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要结婚，甚至对她自己也没有提起过。

顿时，李欣感到有些惆怅、愤懑、屈辱和沉重的无奈在心里漫散开来。

正在李欣考虑着要不要彻底粉碎这个阴谋时，方一站起来致贺辞，好象说到了李欣和徐达之间的爱情什么的，这又一次让李欣感到心里极不舒服。

“爱情”这个字眼在这个时候被方一说出来，让李欣感到有些腻歪，就象这桌子上的香酥鸡块和滑肥肚一样。

后来，大家都轮番向李欣和徐达敬酒，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李欣老师胡老先生也举起杯子和李欣碰了一下，然后非常豪爽地把手中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只是，李欣照例没听清胡先生喝酒前说了些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只见汪靖站了起来。

就在汪靖从座位上站起来的那刹那，李欣马上明白过来，原来刚进门时方一附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是：

“他很性感。”

汪靖看着李欣，举起酒杯，平和地说了句：

“嗨，祝你活得快乐！”

喝完酒，李欣才发觉汪靖好象没有象大家那样敬她和徐达的酒，并一连声说些诸如“天作之合”、“白头偕老”之类的屁话。

这就象所有的人都在唱“生活比蜜甜”而汪靖却唱了一句“一无所有”一样。

这，使李欣多看了汪靖一眼，汪靖这时也正在看着李欣。

可是，和所有的这种场合出现的反应不同的是，李欣此时既没有火花之类的在脑海里闪过，心也没有颤。

她唯一的反应仅仅是多看了汪靖一眼。

这正如后来汪靖所说的：

“那天晚上你很麻木。”

李欣后来对汪靖说：

“一般人所说的快乐，其实只是快感而没能触及到幸福的领域，快感和幸福在外在形式上虽然近似而在本质上迥然不同。快感是人的本能，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官能作用产生的，所以只能叫感官享受；而幸福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感觉，是一种心灵的震颤，一种永恒的甘美。”

汪靖深深地望着李欣。

## 5

李欣所在的《弄潮儿》编辑部里，每天早晨从一坐到办公桌前